

唐薇主编

新龙凤配之二

因你厚实的胸膛
让我漂流的心有了归依

花季梦蝶

第一辑

霸主倾心

简
璎

吉林摄影出版社

049

花梦蝶

第二輯

049

霸
主
傾
心

简
璎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 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 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耀天

责任校对: 何 丽

版式设计: 祁 中

封面设计: 祁 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 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霸主倾心



对你的深情
我 看在眼里 放在心里
我愿伴你生生世世
共度每一个日出日落



内文简介

朝廷，几多欲父凭女贵想将女儿嫁他的人，
后宫，更有八族的公主侍列，候其选妃，
然只有她，那“猎天鹅”中误伤的汉人女子，
紧扣住他的心房，攫住他所有的目光，
他——耶律步，只愿立她——童亿深为妃，
只是，为何她不相信他能让皇室接受她，
为何她会相信他将迎娶宋派来和亲的公主，
为何她选择和腹中的胎儿一起离开他？
为了爱，他辽国的少主，决心千里寻妻，
不寻妻回誓不还乡！谁教霸主早已倾心……

她的一生一直在漂泊，父母双亡弟弟离散，
天地之间无一是她的归属，直到遇见了他，
他的情，她懂；他的爱，她亦点滴刻在心上，
但辽国皇室容得一名汉族平民女子为妃吗？
传说他将迎娶阳平公主，那她和孩子岂不……
她选择暗自离开，让自己委身妓坊，以示——
他们的恩情两绝，然再相见时，爱即重燃……

第一章

自嘴角扬起一抹浅笑，耶律步手不离卷，一派不置可否的神情，令眼前的美丽少女几乎气绝。

“耶律步！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奚襄极挑衅的瞪视着耶律步，她绝美的丽颜此时甚不耐烦，富有个性的唇瓣因气闷而紧抿着，那浓浓的眉毛更不用说了，早挑到半天去了。

从她不请自来，进入营帐之后，耶律步虽然请了她坐，内侍也克尽己职的为她端来一杯水，但她就是不服气，耶律步除了亮一张微笑温和的脸孔给她看之外，根本对她的到来无半丝惊喜，甚至，她感觉得到，他只不过是应付她罢了，就像他在应付任何一族的公主一样。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直想冲上前去掐住耶律步的脖子。

也难怪奚襄要如此不平衡了。

贵为奚族族长的掌上明珠，奚襄公主自十三岁以来即是众部族英伟男子追逐的目标，她是道地的北国儿女，身材健美匀称，容貌自负第一流，性格因父亲奚弩泊的专宠而放任不驯，但为了耶律步，她不只一次试图改变自己去迎合他的喜恶，只不过成功率都很低

就是了。

都是因为耶律步,让向来只在马上英姿焕发的奚襄开始收敛起不群的急躁脾气,知道耶律步心仪中原的文物艺术,她便学着赋诗及挥毫,甚至由掳来的战俘中捉出教坊的伶官来教她弹筝,虽然学的勉勉强强,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但她自认已尽了全力,要她这样一个一直自以为女中豪杰的豪迈儿女放下身段做这些事情,说不为难是骗人。

但是,耶律步却不领情。

是的,他不领情。纵然耶律步从不曾在语气里或行为里流露出对她的讨厌,甚至可以说他对她向来是殷殷垂询、关怀备至的,但是她就是有不受重视的感觉,她不笨,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对一个女人有意思,绝不可能忍耐得了得不到她。

耶律步在奚襄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男子,他不像大辽所有的男人一样粗鲁野蛮,相反的,他永远彬彬有礼,永远风度翩翩,对任何人都面露微笑,不论遇到什么大事都面不改色。最教她记忆深刻的就是两年前的摩会族叛变时,也就是那一次,令骄傲不群的她深深为耶律步所心折。



摩会族的叛变正遇上了大辽的捺钵。

捺钵乃是契丹的固定礼俗,除了打猎外,各部族会乘此时机来朝可汗,并有巡狩四方的作用。

由上百座帐篷所组成的行宫,华美不亚于皇宫,营帐外炊烟袅袅升空,精锐军将个个土气高昂的伴

驾,在南、北臣僚与可汗做了长达一天的议事之后,可汗一一召见各部族长,而巧得很,叛变事件发生来报时,奚襄正与父亲奚弩泊奉可汗之召在皮室中君臣闲聊。

“奚大人,襄儿也十五了吧!窟哥大人向朕提过多次了,他的二儿子窟哥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相当中意襄儿,你的意思如何?或者,襄儿有没有意中人?如果没有,朕倒是想做个现成媒人。”可汗不疾不徐的含笑问,一双精明外露的眼有意无意的瞥了身旁的儿子——耶律步一眼。

这位骁勇善战的可汗虽然在战场表现不凡,但却从来不明白儿子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转眼间,儿子也二十四了,早过了立妃之年,却见他仍对各部族进贡的美女视若无睹,一派的潇洒悠闲,贵为皇太子,又是拥天下兵马大权的“夷离堇”,步儿对自身的婚姻毫无计算,这倒教纵横沙场的可汗没辙透了。

面对皇后日以继夜的催促,他也想快快为儿子立妃,除了延续皇室香火的任务外,也可以早早解决八部之间的纷争,殊不知为了皇太子妃的人选问题,八部之间明争暗斗得不像话,而当事人却是气定神闲,这倒让可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回皇上的话,襄儿目前没有意中人,如果皇上不嫌弃,老臣愿将襄儿送入宫中,长伴少主左右。”奚弩泊恭敬中夹带着得意的躬身回答。

也实在不由得奚弩泊不得意,放眼大辽八部,有哪一族的公主比得上奚襄的雪肤花貌?自然也没有人可以超越奚襄在马背上的利落及性格中的好强了,做

为一个未来大辽皇后的人选，奚襄非但符合条件，还绰绰有余！

可汗又将目光转向耶律步了，听到奚族族长这样露骨的暗示，他总该有些表示了吧！

在可汗满怀期待的注视中，耶律步只拿起面前的金质容器，缓缓品酒，适才的对话在他耳中仿若充耳未闻；他的神色、他的表情都令自负的奚襄怒火中烧了起来，只差一点就要拂袖而去的奚襄，硬生生的被其父扯住袖子阻止下来。

“奚大人，你适才说的倒是个主意，襄儿自幼聪慧，有泱泱大风，又甚得皇太后喜爱，再加上自小就与步儿青梅竹马，彼此的脾性都很清楚，朕本来就有意让襄儿入宫……”

话还没说完，忽有侍卫在牙帐外传报，许王耶律仁卿求见。

耶律仁卿是大辽重臣，也是两朝元老，因此可汗对他极尽礼遇，当下就立刻宣见，暂时打断了奚弩泊的国丈美梦。

匆匆行礼如仪过后，耶律仁卿满脸凝重的禀告：“皇上，摩会族由其族长摩会剔鼓动率领，群起叛变，目前有兵八千将皇宫团团围住，准备挟持皇太后及皇后犯驾皇上，请皇上定夺！”

讯息来得匆促，摩会族在八部中向来是最安静的一支，不但部族中人人安分守己，连族长摩会剔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年轻时还与可汗有义结金兰之情，此次的突然叛变，倒是个大大的意外。

“皇太后、皇后可还安好？”可汗虽然脸色稍变，但

毕竟是一国之君，很快的他就镇定下来了。

“摩会叛贼一时之间还不敢对皇太后、皇后不敬，且宫中有少主十八骑从誓死守护，他们有所顾忌。”

十八骑从为耶律步贴身侍卫，个个神勇冷漠，只忠于他、听命于他，向来不离他半步。往年的擦钵，这十八人都会扈从主人左右，惟独这次在临出发前，他们临时受命，被留下来守护皇宫，虽然不愿意，但主命不可违，他们还是留下来了，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搭上了摩会族叛变这局仗。

听完耶律仁卿的话，只见耶律步沉着的站起来，对着可汗一颌首之后，彼此已经有了默契。

侍卫取过戎装为耶律步披好，他佩刀挽弓露出微笑意，虽然神色没多大改变，但那股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已教奚襄看着了迷。

奚襄知道擒拿叛贼不是儿戏，耶律步踏出营帐后所面对的会是一场血肉模糊的厮杀仗阵，但他却如同是要去狩猎似的，丝毫没有露出野蛮或急躁的样子，顾不得身为女子的矜持，奚襄追出帐外，但见耶律步点兵后，仪态潇洒的跃上墨黑的马背，从容的策马而奔。

后来奚襄由随战的侍卫口中得知，耶律步非但轻而易举的拿下所有叛贼，且在第一时间于狂奔的马背上一箭贯穿摩会剔坐骑的要害，他臂力甚强，这一箭，让摩会族军心大乱，彻底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虽然时间已过了两年，但当时耶律步骑骏马迤然

而出的轻松模样却令奚襄一生都不会忘。

如果当时她没眼花的话,甚至看见了耶律步嘴角隐含着笑意,似乎那场令人心惶惶的战事在他眼中不过是场棋弈,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挂记于胸……他确实有那股意味,而且很浓很浓,只不过,败的永远不会是耶律步。

到此她不得不承认,她是真的一点都摸不透他,枉费她自小就常入宫玩耍,与他青梅竹马的长大;枉费她得以殊荣,可以熟不拘礼的直呼他的名字,而不必以“少主”或“太子”的名号来称呼他,这些到如今对她进展自己的单恋一点帮助都没有,两年来,她仍在原地踏步,而当时可汗和她爹在帐内所差点谈到的立妃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耶律步!难道你手中的书卷真的对你那么有吸引力吗?”奚襄沉不住气,挑明了话问,她倒想看看耶律步怎么答。

微微一笑,耶律步终于放下书卷了,“今天外面的天气如何?”

奚襄咬住唇,实在有种想格毙人的冲动,耶律步这种态度会逼疯她,在她快要发作之际,他却问了这么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来,难道他真把她当成是无欲无求的女子吗?难道他就打算这么“看不见”她的慕恋眼眸吗?

真够狠的了!

“飞沙走石、森寒彻骨,就是如此了。”她没好气的答,这大漠风光本是这般,地处偏僻,说变就变,完全没有准则可循。

“你的貂裘可有披来？”完全忽略她语气中的不耐烦，耶律步自顾自的问。

“进来时交给婢女了。”真搞不懂他要问什么，奚襄挫败的想，这大概就是她至今还无法捉住他的心而成为太子妃的原因吧！

“有没有兴趣和我赛马？”他轻快的说，“若你输，自明起得一连三十天进宫来陪太后，若我输，你十八岁的生日宴，我替你庆祝，如何？赌不赌？”

这家伙！奚襄不由得扬扬浓眉，原来他都听进去自己在说什么了，适才她就是来邀请他参加自己生日宴的，他却无动于衷，一副事不关己的淡然模样，这会儿，却被他提出来当赌注了。

也好，蛰伏了一个冬天，她老早就想活动活动筋骨。

“我赌！”奚襄率先站了起来，“一个条件，你不许占我便宜，你的爱马不能出赛，你答应我才赌。”条件自然要先谈好，耶律步那匹名叫“飞天”的骏马是西夏进贡给大宋，而宋又献给大辽的良驹，千年难得一见，其神速令爱马均告失色，如果耶律步让飞天出来，那也不用比了，自己稳输无疑。

“可惜飞天不近女色，不然将它让给你骑也无妨！”耶律步爽朗一笑说。

“好大的口气，我们马背上见真章吧！”丢下这句，奚襄迫不及待的转身而去准备喽。

望着奚襄自信满满的窈窕背影，耶律步不禁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奚襄好胜要强，凡事不认输，也不比男儿差，她绝

不是他妃子的好人选,关于这点他心中老早看得很清楚,不过既然所有人都不放弃撮合他俩,他也就不置可否下去,总不好对一个女子做得太绝,否则依奚襄的个性,恐怕会恨男人一辈子而永远也不想嫁人,那么他罪过可大了。



大半个冬季过去,在紧接着而来的游猎盛会中,令大辽最人心振奋的一件事,莫过于少主耶律步刚猛的痛宰了生女真,使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此番作为又拓展了大辽的疆土,令大宋更加对辽敬畏了。

也在席上的奚襄不由得又是将全副精神都放在耶律步身上,她想,在座起码有三分之二的各族公主都对耶律步心怀企图,而那剩下的三分之一没企图的,都是有婚约在身。

别有所图的女人里头,尤其以遥辇族的代娃公主最为明显,老天,那位饿虎般的代娃简直像在用眼光剥耶律步的衣服似的,丢尽了女人的脸。自然,此时奚襄完全不会想到她自己也是用同样眼光在“吞”耶律步。

“皇上,少主年少有为,八面威风,如今连宋都忌咱们三分,也该是为少主立妃的时候了。”说话的是遥辇族长,他早已恨不得能将自己女儿献出去,到时候父凭女贵,他便可以权倾于朝,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真是太妙了。

“是的,皇上,臣等也认为少主要尽快立妃才好。”向来与遥辇氏私交甚笃的知部属司事也随即附和这

个主意。

面对群臣的请意，可汗当然也想早点为儿子立妃，无奈就是不知从何下手，如果步儿像他其余儿子般，或粗犷鲁气、或傲然冷凝都好，但他偏偏生来一副斯文尔雅的外表，又有着风采翩翩的举止，除了那天生的领袖气质之外，他完全没有契丹族男子的野性，也没有因权贵加身而显出恐怖的蛮力，最经常出现在他脸部的表情即是扯开一抹微笑，这样从容、这样随和，任谁都无法对他命令什么。

真是糟糕！那位身为人父的可汗暗自懊恼着，原来是想再等等看会不会有什么转变，谁知道经过了两年，耶律步的性子依然悠闲的让人嫉妒的要命，再这样下去，他非使出一点手段不可了。

“咳！”清了清喉咙，可汗开口了，“皇太子选妃一事，朕计量多时，各部族公主均是美貌与贤慧并重，实难取舍，因此，朕命各部未出阁之公主在夏后全数入宫学习后妃之仪，待秋狩时，再由皇太子亲自钦选妃子，各位族长可有意见？”

这么好的主意谁会反驳？简直是令他们望眼欲穿已久，族长们都心知肚明，只要公主们能住进皇宫，就算到时候没被皇太子选上，也有可能被可汗纳为嫔妃，如此良机怎可错失？

而这其中最不以为然的的就是奚襄了，她只差没当场嘲弄起来而已，她不认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顺利的达成让耶律步立妃这项困难重重的事。

他温柔、多情，也戏谑，但却不是用在女人身上，而是对每一个人都如此，自己敢保证，就连服侍耶律

步的侍女也会认为皇太子对她格外特别呢！

他就是有这种让人恨得牙痒痒，又无法让人真的
一刀砍了他的奇怪特质。

不由得在心中叹口莞尔之气，奚襄从没看过耶律步领兵出战是什么模样，只知道他在沙场上总是以迅雷之姿令人防不胜防，这两三年来，他的声势更是扶摇直上，人气鼎盛……唔，她实在很难想像耶律步披挂上阵是什么样子，他总是那么有礼，那么会展现微笑艺术，她真想知道他在取敌人项上人头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很有礼貌……

老天，她想到哪里去了！如果可汗知道她此刻脑海中想的天马行空，一定会马上取消她被选妃的资格。

是的，选妃，想到这里她就浑身乏力，而且兴趣缺缺，和一群女人住在一起，学一些无聊透顶的优雅事宜，然后让那家伙像看宠物般的挑着……哦！她瞧不起这种行为。

让眼光无聊的溜着，当奚襄无意中对上耶律步的眼光时，口中那刚饮进的酒差一点就闹笑话的喷出去。

真该死！他居然看透了她在想什么，而且还以微笑兼淡淡戏谑的眼神回敬她。

奚襄傲然地将眼光调开，直到盛宴结束，她没敢再乱想了。



呼呼的风声伴随，当十八骑从解开鹰爪上的铁链

任其追逐天鵝時，那凌厲無比的名鷹雄風讓隨駕的御侍們大聲的擊鼓歡呼，而趁着四周歡聲雷動之際，耶律步一夾馬肚，頃刻間遠離了人聲沸騰的獵天鵝地點，過沙場後，轉而進入一處榆柳樹林。

說真話，他並不欣賞那項無聊又殘忍的活動，相較於讓“飛天”踏踏步子，他選擇了後者。

若他即位後取消了這項“獵天鵝”，不知道他父王會做何感想？

有趣！

輕笑出聲，為了看一看他父王扭曲變形的臉孔，他想，他真會那麼做的，讓他老人家偶爾失算也是件好事，不是嗎？那比長久的安逸好多了，國多敗於荒淫無度，他手中的大遼是一頁黃金歷史，只能盛不能衰，雖然處世從容又漫不在乎，但國事於他，仍是占第一位。

“少主！”嘹亮嗓音先傳來，馬蹄聲跟着疾疾，尾隨其後而來的是十八騎從中的咄羅衍。

他的十八騎從全是咄羅族之後，因此特別有向心力。

耶律步拍拍飛天，让它發出鳴聲，指示他的所在方位。

不愧為他的貼身死士，在轉瞬間即發現了他的行踪，既然咄羅衍已到，就代表着另外十七人也將來到。

“少主！”滾滾馬蹄聲後，十八騎從已到，在須臾間，除了風聲，樹林恢復了慣常的寂靜，那訓練有素就可想而知了。

“陪我走走！”耶律步笑說。

此令一下，他率先提缰绳而去，黑貂披风在风中扬起了霸道的弧度，这是他们少主的作风，其霸不形于言行，而在利落的日常生活中偶尔流露，真正的霸主即是如此，不以武力使民屈服，而能令人发自内心的仰慕，因为耶律步这项温文的特质，使这十八骑从更誓死效忠了。

“少主小心，前方有不明物。”十八骑从中最精明的咄罗邦开口，那一团在移动中的灰黑色物体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野兽，也有可能是敌人的埋伏。

“我看见了。”早在进入这片草原之前耶律步即发现了咄罗邦口中的不明物，不过距离大远，尚且无法辨认是什么。

“少主，那极有可能是生女真部的漏网之鱼，今日打听到少主来此，他们要为族人复仇。”疑心病及敏感度最重的咄罗距开始例行性的假设了。

“就算是复仇使者，那也无可厚非。”耶律步不以为忤的一笑，在他看来，有此行动乃人的天性，没有才奇怪。

“少主，属下前去探探……”咄罗距又开口了，他非但是最会猜疑的一个，也是最行动派的，要他憋着，比刀锋抹上脖子还难受。“再看看，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双被遗漏的天鹅罢了。”他笑着对咄罗距做了“不碍事”的手势，这也是耶律步的性格优点之一，凡事乐观，往好的地方想。

但是，他沉得住气未必代表十八骑从都如他一般，就在他笑语刚落下，一支飞箭由咄罗独手中射出了，既准且狠，这箭如果不正中那物体的中心，咄罗独